经历比越剧《雁字回书》更有戏剧性

——甬上藏书家丰坊的跌宕人生



丰坊摹刻的神龙本《兰亭序》帖石，天一阁博物院藏。

他，出身甬上四大家族之一，父亲是“国考”榜眼。他家里，藏书万卷，他本人的书法，跻身全国第一梯队。

他是丰坊（后更名道生）。明代作家、戏曲家屠隆骂他“狼戾难亲”“人品恶薄，书不足道”；大儒黄宗羲“心鄙其为人”，说他“怪诞”只是小毛病，更大的问题在于“訾毁先儒，放言无忌”；浙东学派集大成者全祖望继承黄宗羲的说法，责他“贻笑儒林，欺罔后学”。

给宁波历史上最具争议的读书人排名，丰坊数一数二。

近日，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的新戏《雁字回书》拿丰坊做了主角的原型，但表现的只是他藏书的侧面。丰坊真实的人生，远比戏曲更具戏剧性。

1 鲜衣怒马少年时

小丰坊，是被祖母捧在手心里长大的。因为身体不好，家里人溺爱，某种程度上养就了他顽劣且叛逆的性格。

天一阁博物院研究馆员陈斐蓉研究丰坊20多年，对他的书法人生十分了解。

“丰坊的出身非常好，书香门第、簪缨世家。他所在的丰氏，宋代就是四明四大家族之一。他们这一支，明代累世为官，再次创造了丰氏一族的辉煌。丰坊本人虽然叛逆，但他一直是一个有家族荣誉感的人。这一点，是他后来很多行为的动因。”

22岁，丰坊还没有成为生员，他的榜眼老爹丰熙实在看不下去，勒令他考学。

事实上，不参加科举不等于不读书。相反，他很喜欢书，且一目十行，过目不忘，经史子集，古籍碑帖，来者不拒。

事实证明，学霸的儿子还是基因好。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的乡试，丰坊得名第一，高中解元，这一年，他25岁。

然后，体现他性格的事情来了。第二年，他本应去京城参加会试，船行至南京附近，他乘兴而来乘兴而归，竟然在半路取道回家，“驱马归东山，白云足怡怡”——不考了。

2 转折：“大礼议”事件

丰熙，本来有机会成为状元的。

弘治十二年（1499）的殿试，丰熙表现很好，明孝宗初拟为第一。但是，明代状元是注重仪表容貌的，丰熙因跛足变成了第二。

明孝宗觉得亏欠，赐他状元袍带，他也因此成为明代唯一一个以榜眼而享状元之荣的特例。

“同状元”丰熙当然不能容忍儿子就这么弃考。3年后，丰坊还是乖乖参加了下一届会试，得中第215名，授礼部主事。

嘉靖二年（1523）癸未科会试，是宁波历史上科考成绩最辉煌的一年。姚涞、陆铨、周相、张时彻、李循义、丰坊、戴鲸、屠大山、屠倬等20余人，皆同榜高中，人才密度极高。

但变故也来得快，仅一年后，影响嘉靖朝局的“大礼议”事件全面爆发。丰熙、姚涞、陆鈇、陆铨、丰坊无一幸免，皆遭廷杖。“党魁”丰熙自此被贬黜，终生没有再起复。

所谓“大礼议”，简单地说就是孝宗的儿子正德皇帝死了，没儿子，堂弟嘉靖继位。大臣要求他认孝宗当爹，自己的爹（*孝宗的亲弟弟*）只能当叔父。嘉靖不肯，要尊生父为“皇考”。

大家可能还记得，丰熙是孝宗钦点的“同状元”，对孝宗的忠诚天地可表。所以，在这场“大礼议”中，他成了反对嘉靖的领头人，狠狠触怒了皇帝。

后来，嘉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陆续原谅了一些人，但他坚决不肯原谅丰熙。最终，70岁的丰熙死于福建流放之地。

这件事对丰坊影响很大。



1549年丰坊跋宋刻本《东观余论》，上海图书馆藏。

3 两宗罪

丰坊被骂的第一宗罪，发生在他父亲离世之后。

他父亲死在1537年。1538年，丰坊竟然赴京进言，要求嘉靖帝为其生父加庙号称宗，并声称“其父前谏大礼非出本意”。一句话，让丰熙一生的坚守都成了笑话。

陈斐蓉帮丰坊找理由：父亲已身死，他急于给父亲争取死后哀荣，前提是嘉靖要原谅父亲。怎么让嘉靖原谅呢？那就讨好皇帝，他要给亲父上尊号，就让他上。

从这个举动，可以感受到丰坊在政治上的极不成熟。他几乎没有想过，这样做，可能既讨好不了皇帝，也会毁掉自己和家族的清名。

嘉靖帝当下显然是开心的，他也通过“杀一儆百”达到了他的目的——让父亲成为睿宗，在太庙里甚至位列武宗正德皇帝之上。但当他试探性地准备给丰坊授官时，却遭到丰坊同乡张邦奇的明确反对。张邦奇公然批驳：“其人少有文学，行多不检，圣朝岂乏此一人？”

1539年，没有等来结果的丰坊剑走偏锋，写青词《卿云颂》献媚皇帝。他再次失败了。

这次灰溜溜地回家，丰坊被口水淹没。家乡的士大夫几乎都认为丰坊有辱乡风，且背父求荣，不孝至极。

心烦意乱的丰坊决定闭门著述，不巧又摊上黄宗羲、全祖望们无法原谅的第二宗罪：作伪书。

丰坊托伪写的书也叫“五经世学”，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，没放过一本。

作伪书的意思是，他会通过自己瞎编，假借他人之口，表达自己对五经的理解。他假托古石本《周易》，改易卦序、爻辞；他编造了朝鲜箕子本、日本徐福本《尚书》逸篇，其实并没有这两种书；他伪造的子贡《诗传》，流传很广，迷惑了明代很多学人；还假托先祖丰稷作春秋《案断》，但是宋代书目根本不见此书。

4 归处

月湖芳草洲，原是南宋史氏史守之藏书楼“碧沚”所在地。史氏衰落之后，地产转入丰氏，叫“碧沚园”。丰氏有藏书楼，名“万卷楼”。

丰坊在28岁时曾写诗提及，家藏“古书三万卷”，数量相当可观。连全祖望也不得不承认：“盖万卷楼之储，实自元祐以来启之。”

和范钦购买地方志、科举录来收藏不同，丰氏是世家。作为从小“玩物丧志”的公子哥儿，丰坊一生把玩过的古书、碑帖、绘画不可胜数。

也因为有足够的见识，丰坊才能写出一手好字。陈斐蓉评价他是“宁波历史上很少见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书家”，篆、隶、行、楷、草五体兼能。

生前，丰坊的字就很被人喜欢，从日本远道而来的策彦周良亦曾求其书法。在他去世后，范钦把丰坊写给他的草书《砥柱行》摹刻上石，今仍藏于天一阁。

范钦比丰坊小十几岁，与丰坊多有来往。他不吝赞词地表达对丰坊书法和才学的欣赏，后来也是他，成了万卷楼潦倒时的“接盘侠”。

如今，天一阁藏万卷楼遗物，可辨识者不多。最著名者，莫过于丰坊摹刻神龙本《兰亭序》帖石，系天一阁博物院“镇馆之宝”。

此外，故宫博物院藏著名的宋拓《东汉西岳华山庙碑》“四明本”，也因曾藏于万卷楼得名，是存世汉隶的赫赫名迹。

记者 顾嘉懿